

# 蒙元时期的河西质子军

李娜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 兰州 730070)

**摘要:**河西质子军是蒙古军事力量中最早的西夏军队,它在成吉思汗时期组建,后被元朝统治者沿用,质子军制度也在元朝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这支由河西贵族富户子弟组成的军队,无论是在蒙古人的征伐战场中,还是元朝的统治体系下都有着特殊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蒙元; 质子军; 河西; 唐兀秃鲁花

**中图分类号:** K247.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365(2012)01-0034-03

蒙古以武力建立庞大的帝国统治,立国之初四方用兵征伐甚重。有元一代为了维护中原正统,军事行动相当频繁,期间骁勇善战、强节好义的西夏人功不可没。蒙元时期的河西质子军是研究蒙元时期西夏遗民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至今已有许多学者涉及<sup>①</sup>,只是鲜有专门论述。

## 一 河西质子军的起源

质子军又名秃鲁花军,在成吉思汗时期已有,“拜延河西人,父火夺都,以质子从太祖征河西,太祖立质子军,号秃鲁花,遂以火夺都为秃鲁花百户”<sup>(1)3224</sup>,这是元史中记载最早的质子军,由河西人火夺都任百户,后来还有平凉、固安等地的质子军。质子军是早期的怯薛秃鲁花军发展而来的,成吉思汗在进攻乃蛮之前开始建立怯薛军,1206年建国后怯薛军扩大为一万人,规定怯薛歹“从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的儿子和白身人(自由民)的儿子中,挑选有武艺,身体、模样好的人,可到朕处效力的人,进入轮番护卫队……”<sup>(2)373</sup>被选中的贵族子弟从军时所需的物资由各级那颜从其属民中征集,怯薛歹不得隐匿替代,否则应予惩罚。蒙元时期被征服地区的侯、将及富户的子弟要委质于朝充秃鲁花“或取诸侯将校之子充军,曰质子军,又曰秃鲁花军”<sup>(3)2508</sup>,这项制度被承袭下来并从元世祖时期开始不断完善。世祖时明确规定充秃鲁花的条件及所带装备还声明不得隐匿或

替代,世祖中统四年二月诏“‘统军司及管军万户、千户等,可遵太祖之制,令各官以子弟入朝充秃鲁花。’其制:万户,秃鲁花一名,马十匹,牛一具,种田人四名。虽所管军不及五百,其家富强子弟健壮者,亦出秃鲁花一名,马匹、牛具、种田人同。万户、千户子弟充秃鲁花者,挈其妻子同至,从人不拘定数,马匹、牛具、除去定去数目已上,复增余者听。若有贫乏不能自备者,于本万户内不该出秃鲁花之人,通行津齐起发,不得因而科及众军。万户、千户或无亲子,或亲子幼小未及成年者,以弟姪充,候亲子年及十五,却行交换。若委有亲子,不得隐匿替代,委有力气,不得委称贫乏,及虽到来,气力却有不完者,并罪之”<sup>(3)2511</sup>。如此详细的规定可见朝廷对质子军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绝非“多事之际,一时之制”<sup>(3)2508</sup>那么随便。

“西夏立国始唐时,曾赐国姓。”<sup>(4)6928</sup>鼎盛时期,国土东北沿黄河与金朝相邻,西方延伸到了敦煌至玉门关以外,北方达到戈壁南缘的额济纳(黑城),南方抵达青海湖畔的西宁和兰州城。蒙元时期,西夏又称河西、唐兀忒、唐兀惕,“海都,太宗诸孙合失子。太祖征西夏。合失生。西夏为河西地,蒙古称‘河西’音似‘合失’,转音为‘合申’,名似合失,志武功也。合失嗜酒早卒,太宗痛之。自此蒙古人讳言‘河西’,惟称唐古忒”<sup>(4)6928</sup>。“唐兀”后来成为元廷对西

收稿日期: 2011-05-30

作者简介: 李娜(1984-),女,河南郑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

夏遗民的赐姓,“唐兀氏,故西夏国。太祖平其地,称其部众曰唐兀氏”<sup>(5)576</sup>,“世祖以其人(西夏)刚直守义,嘉之,赐姓唐兀氏,俾附国籍,次蒙古一等”<sup>(6)236</sup>。

西夏作为一个以党项人为主的多民族国家,曾在东亚的文化和政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多变灵活的外交政策为自身的发展巩固带来了不少福祉,也因为“偏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sup>(7)2877</sup>让成吉思汗深恶痛绝。物实民丰的西夏及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无疑是蒙古大军补充后方和经略中原的必争之地。《史集》记载“这个部落(唐兀惕)大部分住在城市和村镇里,但它非常好战,并且拥有庞大的军队。唐兀惕人曾多次与成吉思汗及其宗族(兀鲁黑)作战”<sup>(8)240</sup>。成吉思汗六征西夏,前后达二十余年,期间陆续有西夏人为蒙古军队效力,火夺都以质子从太祖西征,后为秃鲁花军百户,他所在的质子军中应该有不少唐兀秃鲁花。

## 二 河西质子军的建制与发展

唐兀秃鲁花军在太祖时期已有“其民沉鸷尚勇,土壤沃旷……太祖皇帝经略西土,为武功首,灵、夏旧地始臣服委质,然犹强节好义策殊勋、受上赏者史不绝书”<sup>(9)</sup>,世祖、成宗、武宗等朝也都有相关记载。最初的唐兀秃鲁花军作战时被编入蒙古军籍,元朝建立之后随着人员的扩充逐渐形成一支独立的军队并且拥有自己的军籍,其兵源主要是河西贵胄或富户子弟,以签充方式组建。唐兀秃鲁花的军队编制仿蒙古千户制,前有火夺都任秃鲁花军百户,后有唐兀人也浦甘卜之孙暗普,由速古儿赤授金符,任唐兀秃鲁花千户<sup>(10)3027</sup>。

胡小鹏老师提出唐兀卫也属于秃鲁花军<sup>(11)</sup>,他征引了《元史·兵制》卷九十九记载“唐兀卫:至元十八年,阿沙、阿束言‘今年春,奉命总领河西军三千人,但其所带虎符金牌者甚重,征征伐甚重,若无官署,何以防闲之。’枢密院以闻,遂立唐兀秦军都指挥使以总之”<sup>(12)2527</sup>;《道园类稿》卷四十二《彭城郡侯刘公神道碑》载“朝廷初分侍卫亲军列以卫,唐兀之立,遣使籍河西六郡良家子以充之。时乃颜之叛,军事方兴,所征发多惮行,赂使者求免,公兄名在籍中,公曰:‘兄冢嗣,当事父母,请诸使者,亲代其行,至京师,备禁卫’为依据,认为唐兀卫军士皆为西夏军官世家子弟,故带虎符金牌者甚众,令外河西六郡良家子,即是说西夏中上富户都入了唐兀军籍,而唐兀卫禁卫京师又含质子于朝的意思,因此唐兀卫又称秃鲁花军,即质子军。

忽必烈将成吉思汗的蒙古贵族亲兵怯薛扩编为宿卫,其中有蒙古人、色目人还有汉人,《元史·兵制》卷九十八、志四十六“世祖时,颇修官制,内立五

卫,以总宿卫诸军,卫设亲军都指挥使”<sup>(3)2507</sup>;到后来根据实际需要又有变革。元制宿卫军在属天子禁兵,宿卫的各卫由独立的最高军事管理机构枢密院管辖,主要负责皇家事物、保卫京师,唐兀卫即在其中。元代万户佩金虎符,符跌为伏虎形,首为明珠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别,千户金符,百户银符,万户、千户死阵者,子孙世袭爵位,死病则降一等。因此,至元十八年阿沙所领的河西军中佩戴虎符金牌者无疑是高官子弟,可推测他们本是唐兀秃鲁花,后被征为宿卫军禁卫京师。唐兀卫由唐兀亲军都指挥使司管理,最高统帅唐兀亲军都指挥使三员,正三品;副都指挥使二员,从三品;金事二员,正四品;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照磨一员,俱从八品;令史七人,通事、译史、知印各一人;镇抚二员,奥鲁官正副各一员<sup>(13)2168</sup>。唐兀卫长官多是西夏人,暗伯、高睿、阿束、仙仙、三哥儿、和实纳、额尔吉纳、亦怜真班都担任过唐兀亲军都指挥使,孟楠曾列出人物表<sup>②</sup>。

## 三 河西质子军在蒙元政权征伐进程中的作用

元世祖统治时期军事行动依然频繁,先是中统年间对草原贵族阿里不哥的汗位争夺及平定李璫叛乱,后有至元年间对南宋全面开战及对日本和南亚地区的远征,朝廷用兵之处颇多。河西质子军平时镇戍,战时被投放到蒙军的征伐战场上,至元十二年五月,正阳万户刘复亨因镇巢军、滁州两处叛乱,请求签河西等户为军,上命肃州达鲁花赤阿沙验各色户籍物力富强着签起之<sup>(3)2517</sup>,唐兀秃鲁花多是富强之户子弟此次签军应属秃鲁花户承担。至元十六年九月“诏河西地未签军之官,及富强户有物力者,签军六百人”<sup>(3)2517</sup>;至元二十年十月己酉“签河西质子军年及丁者充军”<sup>(14)258</sup>;至元三十年六月丙戌,“敕选河西质子军精锐者八百,给以铠仗鞍勒、狐貉衣裘,遣赴皇孙阿难达所出征”<sup>(15)373</sup>。

元制唐兀卫作为宿卫军的一种归枢密院调遣,或守卫京师或屯驻边关,成宗大德十一年七月庚午“籍唐兀军人入枢密院”<sup>(16)414</sup>。在京都,唐兀卫深受皇家信赖,作看守军,“武宗至大四年六月,帝御大安阁,枢密院官奏‘尝奉旨,令各门置军守备。臣等议,探马赤军士去其所戍地远,卒莫能至,拟发阿速、唐兀等军,参汉军用之,各门置五十人。’制可”<sup>(12)2536</sup>。作围宿军,仁宗皇庆元年十一月“枢密院臣言‘皇太后有旨,禁禁掖门可严守卫。臣等议,增置百户一员,及与钦察、贵赤、西域、唐兀、阿速等卫调军士九十人,增守诸掖门,复命千户一员,率领百户一员,备巡逻。’从之”<sup>(12)2533</sup>。武宗至大四年唐兀卫还被调去镇守居庸关,受隆镇万户府统辖,“改千户所为万户府,分钦察、唐兀、贵赤、西域、左右阿速

诸卫军三千人,并南北口、太和岭旧隘汉军六百九十三人,屯驻东西四十三处,立十千户所,置隆镇上万户府以统之”<sup>(12)2528</sup>。

#### 四 河西质子军的地位和意义

西夏人原本善战,加之这一地区地理位置特殊,蒙古人对此地的军队尤为重视。秃鲁花源自富强、有力人户,其中不乏想尽办法逃避军役者,如隐匿、替代、寻求蒙古贵族庇护、贿赂使者等,为此元廷一再下令禁止,成宗大德七年五月乙卯“令甘州站户为僧人,秃鲁花等隐藏者,依例还役”<sup>(17)451</sup>。武宗大德十一年七月“辛卯,诏唐兀秃鲁花户籍已定,其入诸王、驸马各部避役之人及冒匿者,皆有罪”<sup>(18)485</sup>。唐兀秃鲁花定籍以后,军队建制更加系统,这有利于朝廷加强对西夏遗民的控制。

元廷在不断完善河西质子军军制的同时,还有物资赏赐,军队装备也算精良。至元二十四年春正月戊辰,“免唐兀卫河西地元籍徭赋”<sup>(19)295</sup>,同年九月乙巳“以米二万石,羊万口给阿沙所统唐兀军”<sup>(19)295</sup>;至元二十七年正月丙寅,“赐河西质子军五百人马”<sup>(20)333</sup>;武宗大德十一年八月癸丑“唐兀秃鲁花军乏食,发粟赈之”<sup>(18)486</sup>;顺帝至元六年五月辛未,“降钞万锭给守卫宫阙内外门禁唐兀,左、右阿速,贵赤,阿儿浑,钦察等卫军”<sup>(21)856</sup>。

河西质子军作为效命于蒙古的西夏军队之一,最初只是镇戍和参加蒙古的征讨,后来部分被征调入宿卫军,立唐兀卫,由此这支军队的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都有所提升。西夏人善战且强节好义,质子军成员非富即贵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较高,河西质子军从一时之制发展为统治阶级的有力工具,不管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值得引起人们重视。

注释:

① 参见李治安:《元代质子军刍议》(J),《历史教学》,1988年第5

期,第3-5页;孟楠:《浅析元代西夏人组成的军队》(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6期,第40-43页;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的历史贡献》(J),《党项西夏史探微》,2005年,第502-521页;胡小鹏:《元朝统治下的西夏故地》(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11月37卷第6期,第1-7页。

② 具体人物表见《浅析元代西夏人组成的军队》,《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6期。

参考文献:

- (1) 宋濂:《元史》卷一百三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2)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二百二十五节(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 (3) 宋濂:《元史》卷九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4) 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 (5) 柯劭忞:《新元史》卷二十九(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 (6) 吴海:《闻过斋集》卷一(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 (7) 脱脱:《金史》卷一百三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8) 拉施特:《史集》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9) 袁楠:《贺兰堂记》(M),《清容居士文集》卷十九,四部丛刊本,影印本,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10) 宋濂:《元史》卷一百二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1) 胡小鹏:《元朝统治下的西夏故地》(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6).
- (12) 宋濂:《元史》卷九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3) 宋濂:《元史》卷八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4) 宋濂:《元史》卷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5) 宋濂:《元史》卷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6) 宋濂:《元史》卷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7) 宋濂:《元史》卷二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8) 宋濂:《元史》卷二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9) 宋濂:《元史》卷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20) 宋濂:《元史》卷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21) 宋濂:《元史》卷四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6.

(责任编辑:王 露)

## Hexi Zhizi Army in the Mongolia Yuan Dynasty

LI Na

(Literature and History Colleg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China 730070)

**Abstract:** Hexi Zhizi Army was the earliest Xixia army in the Mongolia military forces. It was founded in the period of Genghis Khan, and was later used by the Yuan governors. Therefore the system of Zhizi Army had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This army, consisting of the children of the wealthy noble lineage, was of special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in both Mongolia's battlefields and the Yuan Dynasty's government system.

**Key words:** Mongolia Yuan Dynasty; Zhizi Army; Hexi; Tangwutuluhua Army